

少年島嶼

晉避胡入洛，唐牧馬營寨，明置千戶所，清設總兵鎮，民國以來，戰火與戰地，仍然是島嶼的基因譜系。

在兩岸對峙的時代，戰火下的第一線，湖井頭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。

從墓仔口經過鐵漢堡，左轉繞過印月塘，在木麻黃行道樹旁就有一處順著山溝偽裝隱蔽的衛兵哨所。如果你白天想找親戚，要登記；夜晚想過夜，就要事先到村公所申辦外宿卡。

而我想去湖井頭，只要看到衛兵槍上的刺刀白晳晳的，突然從哨所伸出來阻絕，就趕緊大聲吶喊：

——阿嬤！我來啦。

——衛兵！是阿婆的外孫啦，放伊入來。

衛兵一拉開拒馬，馬上就會看到，阿嬤滿佈皺紋，掉光牙齒的那張臉，癩癩的嘴笑著，一邊招手一邊搖著那雙三寸金蓮，三步併成兩步的晃過來牽起我的小手：

——憨孫，是不是又被媽媽欺負了？阿嬤給你靠！

爬上幾級花崗岩砌成的階梯，走進連著碉堡的就是阿嬤一落四擲頭的大厝。從擲頭再爬九階的木梯，就站上了磚坪。

烈嶼東南方的龜山、覆鼎嶼、大二膽、廈門港、檳榔嶼一覽無遺，西北方是門口礁、牛心礁、獅嶼、五通道．．．以及高聳在對岸雲頂巖的白石砲台，都近得叫人顫抖。

「親愛的大陸同胞們，這裡是湖井頭播音站．．．。」

我想，阿嬤重聽的歸因：可能就是後乾澳播音站那一支支大喇叭所造成的。

每次，我順著馬背山牆想爬上屋脊去掏麻雀窩，她老人家總是聲嘶力竭，緊張兮兮的大吼：「細膩細膩，毋通跋倒，咱厝後鐵絲網內籠嘛是地雷！」

其實，是她重聽，經她這麼一吼，連巢裡那些還沒長毛的雛鳥，都會嚇得跳出來。

而整座烈嶼島，退潮線的沙灘盡頭，是按固定間距佈下軌條砦。滿潮線上，是用螺旋樁牽引著鐵絲網，釘牢在浸泡過瀝青的木樁上。沿岸兩道鐵絲網中間的大片土地，就佈下一層層一層層密密麻麻的地雷。

立夏以後，阿嬤屋後的馬纓丹綻放著橘紅花，馬鞍藤也盛開著黃花，而攀附在濃綠灌木叢上，開著粉紫色的是牽牛花。在這花團錦簇裡，蛺蝶紛飛，蟲鳥爭鳴的底下：掩埋著一枚枚的地雷，每一枚都突出兩根小圓柱的插梢，從插梢牽出來的引線開展成一百二十度的夾角，再延伸拉出十幾公尺，然後就繫在相思、苦楝的腳下。

阿嬤屋後不遠就是臨海峭壁，沿著後乾澳的海岬角，面對著獅嶼島，控制著對岸的五通道。

因此，就構成了所謂的戰略據點。

由於地理因素，湖井頭的壯丁也就不必納編入民防隊，而是由防衛司令部下令，特別編成——水上工作小組。

水上工作小組的成員，每天輪值三人，一至二次的為駐紮在小島「獅嶼」的軍隊運補淡水、軍需、後送傷患．．．。

在激烈的「八二三」砲戰期間，每每趁著夜黑掩護，想從墓仔口裝載著軍需運補。

只要這些船伕一踏上沙灘。

就好像有人立即通報對岸似的。白石砲台馬上轟過來一陣陣的砲彈阻絕，把黑漆漆的海面炸成一張張跳躍閃爍著紅白相間的水簾幕。

作戰期間，水上工作小組成員視同軍人。

因此，舅舅他們夜夜都在跳躍著的水簾幕中鑽縫擺渡，也就獲得了等同二等兵的待遇：每個月敘薪七十元、每天十六兩米，油、鹽、黃豆則按月配給。

敘薪又配給，羨煞了同樣是負起戰鬥任務，卻一無所得的民防隊員。

——怪只怪我們生錯了地方。不然哪有父兄不栽培子弟讀書的？

——爸，聽說讀師範不用花錢，每個月還有零用金可以領。

——天下哪有這款好康的代誌輪到咱，要認命啊！

——我是聽紅山高射砲班的台灣兵講的，他們台灣有些窮苦人家的子弟也都走這條路……

再怎麼說，還是改變不了爸爸的想法。

於是，趁著民防隊員浚深池塘的義務勞動時段，帶著母親向阿嬤借來的三百元，拎著幾件換洗衣物，匆匆的趕到九宮碼頭。

九宮碼頭，在烈日的蒸騰下可熱鬧著，有一群群搶灘運補的軍人，還有那滾燙混濁的海水交雜著柴油引擎雄渾的怒吼聲。

十五歲的孩子，爲了唸書必須像出征的戰士，搭乘登陸艇航向一百五十海哩外的征程。

漲潮時分，循著水兵的旗語，即將吊起登陸艇大門的剎那，猛一看：一名身著溼透了的汗衫，赤著一雙大腳，急急忙忙衝到憲兵管制哨前，還猛揮著一頂破斗笠，氣急敗壞的想要喚人下船的，那不就是——爸爸？

吭！登陸艇的關門聲，震落了我連串的淚珠。

在省立台北師專宿舍的夜夢裡，還深深烙印著年少時驚險的那一幕：

——小孩子閃開！快走！離開這地方越遠越好！

工兵連的「排雷小組」半熟手、熟手、組長。在排長的帶領下，火速的開著吉普車趕到下墩仔——蚵民出海管制哨。

湖井頭的那個啞巴，腳下正踩著一枚快要爆炸的地雷！

人家都說「青瞑精，啞口靈」他每次下海都不會空手而回。有時一根扁擔，串起五六對蟹，不但佐餐沒問題，還可以賣個幾十元零用。

我若碰到，常先豎起大拇指，再跟他交談。

他，總是唧唧唔唔的跟我聊個老半天，甚至還會意猶未盡的拉著知音不放。

出海管制哨，因突發事故又增派幾名槍兵，驅趕著越聚越多，焦急又關切的鄉親。

——踩到地雷有什麼好看的？危險！快走！

且走且回頭，啞巴像牛般咻咻的喘息著，那隻隨時都會爆炸開來的右腳，不敢移動的堅忍著，週遭馬纓丹的橘紅花早已抖落了一地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那排雷小組的「熟手」用破壞剪喀嚓一聲，地雷的引線在螺旋樁上彈動了一下，啞巴就被「半熟手」快速的壓制在海灘上事先挖好的窪地裡掩蔽。

救護車嗚嗚嗚地載著不斷哀嚎、一直抽搐的啞巴揚長而去。

夢裡，除了嚇出一身冷汗，眼前還晃動著：爸爸濕透了的汗衫以及猛揮著那一頂想喚人下船的破斗笠。

一九七二年，師範生分發回到了家鄉，站在辦公室，放眼對岸：廈門港、雲

頂巖的白石砲台．．．又每天歷歷在目的映現著。

烈嶼島，仍然是過著沒自來水、沒電、沒瓦斯的日子。

所謂的宿舍，就是防空洞。

防空洞牆壁的鋼釘上，懸掛著一把把每個禮拜都要定期擦拭保養的五七式步槍。

每逢單號的夜裡，砲宣彈在空中轟出一陣陣的嘶吼，點燃著的蠟燭嚇得在風中不停的顫抖，一班五十二名學生的作文，還要再點幾根蠟燭才能改得完？

教師是自衛戰鬥隊的成員，除了正常的教學外，還要參加年訓、演習、裝備檢查、墾荒．．．。

所以，千里迢迢，小心翼翼特地從台北帶回來，放在床頭的那兩尊石膏像，阿古力巴、維納斯。就用一塊透明的塑膠布罩著，偶而想起，才用破毛巾把落滿的塵埃輕拂一下。

——老師！老師！洪天賞被炸到眼睛、右手掌也掉到地上了！

——還有，還有，還有二年級的蔡期石炸到肚子！

是怎樣的一種顛躓？是怎樣的一種困頓？

孩子們，每天老是跑到附近軍營的垃圾堆去挑撿一些東西來把玩。

昨天，阿兵哥退伍丟下的一堆垃圾，裡面摻雜著一支雷管，雷管外層包裹著一環亮晶晶的鍛銅。

這一對表兄弟就是想把那一環鍛銅剝下來。但是，沒有工具怎麼剝得下來？

早上帶到學校，是想讓同學把玩或者設法剝下那截鍛銅來變賣。

午休鐘響起時，洪天賞心有未甘的，把雷管奮力往水溝一擲！

誰，又能料到會這樣？

在雷管爆炸學生受傷的漫漫長夜，輾轉反側的思索著：這座島嶼這些住民的命運。

在島嶼命運，操之在異地他方的漫漫長夜，無奈的提起畫筆，憤憤的揮灑出一幅——籠中的風獅。

畢業後，這幾年都沒認真動過畫筆。

雖然，回到了家鄉。但是，又能真正為孩子們做些什麼？

離開！是否就能不再看見島嶼的烟塵？

離開！是否就能不再聽聞島嶼的滄桑？

決心到師範大學再度進修藝術教育，已是二十出頭的年紀。

鬱悶懷鄉時，常與懷石、曉德一夥留台生到龍泉街巷子裡的牛肉麵攤，痛飲著家鄉的高粱酒。

在台大念外文的國珍、在輔大念中文的吳佐、在師大念歷史的森農、在政大念法律的為全．．．。

他們傾其所有的辦了一份關懷家鄉的刊物——浯潮。

想要獻給：終年在砲火下田埂上汲汲的父老鄉親。

歷史上的浯洲，雖為蕞爾島地，自古文治武功蜚聲遐邇。現今的金門，位居前線戰地，有的只是連天的烽火、遍地的地雷．．．。

離鄉的知識份子就僅止於文字的關懷？

是留在都市為自己的前途奮鬥，抑或返鄉與父老一起為島嶼的未來扎根？

生命，總有要嚴肅面對抉擇的時刻。

——你的油畫、版畫是畢業展的雙料首獎。

——也許是我虛長他們幾歲，對生命有比較深刻的體驗。

——送你去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學繪畫、艾莉到巴黎學音樂。
——伯父，師範生是要返鄉服務的。
——把家搬到台灣來，賠一賠公費又無妨。
——您對日本、歐美很熟悉，但是．．．
——我已經打聽過，目前金門只有一台鋼琴，學音樂的並不適合那個環境。
我是很欣賞有才氣的年輕人，也很想好好的栽培你．．．。
中山北路的霓虹燈在雨中不停的閃爍著。
我是怎樣走出院長室的？我是怎樣跨出醫院大門的？
雨，怎會一直下不停？
渾身濕漉漉的回到了宿舍。
室友政仔的幾聲呼喚，才叫醒了恍惚中的我。
——老林，信箱裡有一封限時信。
「一場小火警，引爆了阿嬤屋後的那些地雷，阿嬤被倒塌的屋子壓到．．．。」
——政仔，幫我打包行李，我去買南下高雄的火車票。
凜冽的濁浪伏流，翻騰著半世紀的海峽風雲。
戰地好沉重！金門好遙遠！
遠得連軍艦何日起航、何時到達？我們都無從知曉。
來自彰化的母親紅腫著雙眼，焦急的徘徊在高雄第十三號碼頭的鐵柵欄邊張望。
——我是真不甘心，我的大兒子在八二三犧牲了，現在僅有的這個男孩又要去金門做兵！
——婆婆您放心，現此時的金門比以前安全多了。
——少年仔，你家是燒什麼好香？怎麼能躲過四十幾萬發的砲彈，而我的孩子卻躲不過第一發！
——婆婆，把孩子的名字給我，在軍艦上我一定能夠找到他的．．．。
——我偷偷的來打探了一個禮拜，只是想再看孩子一眼。
——阿嬤！阿嬤您是否也想再看憨孫一眼？
為什麼小小的島嶼，會承載著母親綿長的淚水？
為什麼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面積，會纏繞著一千六百年的嘆息？
當少年已不再年少，當島嶼已不再戰地。
少年島嶼的戰火戰地儼然又將成為歷史的雲煙。
歷史的輪迴在這裡。
而真正支配歷史輪迴的力量又在哪裡？
——暴力只是歷史進程的變奏曲，憎恨不該再是文明進化的主弦律！
洄游在戰火戰地裡的族群命運，依賴的只是人性的一點點善意。